郭大理遺稿

郭大理遺稿卷三

文一　目錄

郭大理遺稿卷三

文一

原愚

老子曰大智若愚旨哉夫害之未形苟人而知之則奚貴智智者知之而曰吾智足以免此其所以不免也人見其不免也則又曰彼用智之未盡智可盡乎其能免者歟有幾

斫竹記

余以丁卯來都館張藝菴家堂三楹樹槐及桃窗外竹十數竿澹碧倚風森爽宜夏時命酒其下甚樂也

辛未再至無復存者曰斫之矣盡爲之斫曰自若之歸也竹益密有藤附焉竹若引而上之者藤遂束之枝葉布濩竹不得展皆卷曲作勢濃綠虧蔽晴窗陰噎根柢盤互惡草旅生上則鵂鶹嘯焉下則虺蝮聚焉又明年六月大風震林竹旣怒張又以束故力逾厚掃墻墻圮拂簷瓦匌匒鏜鞳如雨下竟日皆盡余惡焉以是斫之謂盡不剔其藤刪竹之曲而存直者曰非不念是顧無可存者嗚乎藤爲竹裁從自及也無足恃獨惜夫竹之恃其直也藤附之而不能卻乃卒失其直以至於伐也哀哉作斫竹記

讀馬洲鄭氏家譜書後

莫易治於漳泉之民然而問其官曰難治問其民亦曰難治漳泉負山襟海民皆聚族而居多者及萬次數千少亦數百甚重其祖族有爲人侮者曰是侮祖也衆共仇之植髮裂眥蹈死不顧能吏利其然訟至則問其族之貧富先傾其富者又使鬻其祭田又使貧者以次出貲然後舞文以逭其死而重重者方謝曰吾族富可以無死又曰吾族繁雖死數人不爲惜嗚呼子孫蕃衍祖之所大慰也其頭連踣頓或至見法又其所大戚也爲人子孫不思慰其祖而必多方

戚之稍有人心者不出此故漳泉人不知重其祖則已知重其祖則甚易治漳州大姓數十獨馬洲鄭氏以謹厚稱或曰鄭族雖衆然不敵他大姓或曰鄭氏富故以醇謹守富或曰鄭氏多讀書子弟文弱不能爲他大姓之爲是皆不然鄭氏所以重其祖以敎其族蓋有說矣余讀其家譜首謹世系若曰子孫髮膚手足其疾痛痾癢與祖通奈何易視之次詳墳墓祭田若曰是非子孫之能經營是冥漠中有相之次詳祖考行義雖一字之存必謹志之若曰能聽祖之訓承祖之行祖樂有是子孫也反是則祖不願有是子

孫也嗚呼天下豈有難治之民治之無法民亦悍不受治事倘可問乎是故治之以祖則易治之以父兄則易治之以孝子慈孫則易今使人人知有祖焉知有父兄焉則必不失口於人不失色於人而況其上者人見之而謂孝子慈孫如是之易勉而可貴也方且欣然慕惡然愧而又孰敢侮之曩謝君金鑾作漳泉治法論總督趙文恪公刻之其言甚痛譬之於藥謝之言治標者也未及其本也余唯

國家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使民庶且富如此其難也而能吏慮民之庶且富如此也而民又不善用其

庶且富如此也讀鄭氏家傳意有所觸昌言出之謂漳泉難治者其罪我也夫

龍巖魏氏族譜序

有明嘉隆間閩有善士竹庄魏君君少遊湖湘同里某甲橐數百金病且死謂君善殯斂我貲君之有也君既殯斂之以貲還甲家甲家訟君隱其貲賴甲手籍存事得直遠近以是賢君君先世無興者自君後衣冠始振爲甲族余與君來孫第生同雋於鄉于春官同官京師相善故知魏世德也歟嗚呼魏氏家世長厚君之孫令安仁有美稱其他以吏才若文學顯

者可屈指數顧闇人言魏之盛必以歸君且若舉此
一事信君孝友篤誠輕富貴重然諾之素者此可見
人心之勸於善而善之大可爲也已筁生屬余書族
譜輒書之爲世告至於美魏族之盛與勸以孝仁親
睦他序言之備矣筁生名茂林以碩學掌
帝之制行誼醇備有君風云
查九峯家居自述跋
幼時侍族叔韶溪公每爲言查九峯先生賢後閒五
虎門降海盜朱渥事爲之起舞嗟乎蔡朱二逆海上
一細人耳非有孫恩楊太桀黠之才也其始官吏諱

之以稔其惡及不可諱而思捕之則已獷不受捕於是官吏皆曰是不可捕使當事早得如先生者捕之久矣何以降爲通籍後因林少穆廉訪始晤先生於都下意謂先生之爲人必勇健魁岸者顧乃逡逡然氣靜而言訥心益異之今歲再來都始獲讀家居自述一書乃知當受降時遠近豔其功之奇而所履艱險若此使應之稍失銖黍則盜固盜耳蓋呂梁之險懸流九十丈出之入之必以忠信一切權術作用又不足言矣先生嘗權吾郡別駕以賢勞故大府資以治劇在官不能數日余又惜先生之不獲久於吾郡

而使吾鄉不戴先生之惠於無窮也

鄭少谷先生詩序 代

詩人無不學杜有似有不似其似者亦僅詞氣意格而不能似其惓惓不忘君國之心能似者唯吾鄉鄭少谷先生余幼時從族叔某公學公朝夕手一卷則先生自書詩也每示余必令焚香盥手而後與觀且爲言先生氣節學問鬚爲奮張余景仰先生於是始後讀先生集益信某公之言爲然而惜集之傳不廣恐未見其集者惑於林氏時非天寶官非拾遺之說也夫所惡於似者贋鼎也優孟之談笑也羊欣之學

子敬書也甚似而實大不似也今使少陵生正德時亦必抗疏拜杖而以抑鬱之氣聲之於詩使先生遇宏治之盛其爲詩必且優游平中而惓惓不忘君國之心亦亦無不可見者若曰必

國家之不幸而後可昌其詩則豈其然且當是時茶陵以平易主壇坫北地信陽以復古之說攻之吾鄉十子亦以唐詩相勗先生倘意止於似則可似者衆矣顧矯然自拔猶且究經濟析理學窺其意中固不僅以詩人自待此其所以似少陵也夫文軒司馬以先生集傳之不廣而再刻之賢子孫之用意也敘先

生集者朱梅崖之言最當余更益一說曰知先生之心則可以讀先生詩可以讀杜詩可以讀古今人之詩矣某公所藏卷後五十年其家以歸余則已蝨蝕斷爛然每一覽觀光氣出紙上輒憶童歲盥而後觀時也

文學李君七十壽序 代

朝廷以文取士閒三歲所進者千數百人卓犖之士姿性近於道而志於文者千人中不能百人或既遇矣而後寄於文而不必其至或少有所遇而中奪於遇不遇之說懼深於古而滯於時則亦不敢求其至

由是至於文者百數十年不能得十數人甚矣文之難也吾友李君其天之嗇其遇以昌其文者歟君年七十耳益聰目益明於文益邃其意若不僅以熙甫堯峯靈皐自待世皆惜其不遇而固不足以知君君少奇貧樵採自給過村塾聞誦讀聲樂之塾師與之語甚異試授之業甚慧則力勸之學其學甚苦甫弱冠甄綜羣籍曹偶無敢抗衡遂補弟子員耆宿類言李氏子知文余時與君同學自視不及君而君謬許余君時氣盛視青紫謂可唾手得每語余貴以於道離合之數爲文之工拙朝廷所重於士者在是旣乃

沉潛周秦兩漢之書而得韓柳歐王之所以神於文曰此其文也已謬乎古而希遇奚文之云于是其所爲文必廉而峻必質而厚一如其爲人識者重其人愛其文勸其稍貶焉以諧世君若無意於遇者坐是卒不遇而固夷然夫遇不遇何足道哉苟其遇有不必其文者矣苟其不遇有暖暖姝姝揣摩世好而適相左者矣君誠宜遇則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路安必無見之者君宜不遇則雖宣於衆曰吾鼓瑟能使鬼神上下而無若齊王之好竽何也且石之易刻者先泐日及之華不兼日而萎所謂遇者以大齊論

之或十數年或二三十年猶旦暮耳而敝敝焉眊其神并此區區之文亦不暇自信先生獨蕭然有以足於已而無所不足於世則其自處甚得計也且夫數無往不復理無鬱不伸學如君而究於不遇則力於於學者無足信令長君某學君之學文君之文天且酬之遇使學者知有本之學之必可恃則亦不異於君之身之遇也君耳益聰目益明八九十歲時嘗進會元而勗之學而以長君之遇爲之符也然則以余言定君之文可以余之文祝君之壽也可

李省園先生七十壽序

行莫大於孝天祚善人亦莫先於孝孝仁之始貫乎
倫紀而餘量及於民物是故古孝子類享大年備諸
福夫以孝希福非孝子心謂孝必獲福亦非孝子所
樂聞乃天若甚慮世之人之不知孝之宜獲福也者
因厚爲孝之報以示天下歲己巳
天子五旬萬壽
詔宇內舉篤孝之士滇疆吏以省園先生應
詔書嘉美命旌其門其年先生子芬成進士令於浙
浙諸縣蕭山稱劇大吏多芬能俾治之庶萌大和余
與芬爲同年生芬來都謂余凡吾治皆父教吾父七

十子宜爲壽言先生篤實君子不欲聞諛詞故余以其實書之先生世居昆明滇俗子長則析居故伯兄早析居父得先生晚愛甚先生言動必當父母意父母愛益甚旣長念父母老不敢一食頃離左右飲食嘗視疴癢抑搔必謹時抱孫戲老人側作兒時啼笑父母則大喜兄未有息先生以季子蓁爲之子迎兄嫂同居雍雍也父母則益大喜配某氏實能助成先生之孝中歲徂隕時母八十餘蓁甫六歲或以繼室勸先生謂吾非牽於愛顧吾婦善得母歡母老矣繼室知何如吾寧鰥耳自是母之中衣裙牏家無婢媼

皆親自潔之間者爲動容夫孝弟庸行也而至未易盡也一日之孝則一日耳一事之孝則一事耳夫一日一事出於孝君子固樂進之然第一日一事出於孝將有援平日議之者或爲文飾爲苟難也先生粹於性安於誠終身焉如不足有以朝廷旌孝盛典非公莫稱爲言者則瞿然若甚踧踖蓋知孝之難盡而已而孚於鄉國達於

天聽至性感人而誠之不可掩也夫芬既令蕭山先生就養來教之治芬事先生如先生事父動必咨白令夫君子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

本也篤乎其本則舉而措之耳浙揚州地民性輕揚然山水奇秀俗亦昌美芬能廣先生之德以及於民民亦且祝先生之壽以報芬以報先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耉先生之謂矣余又聞蓁殖學勵行有聲庠序孫二人皆淳篤有家風先生德益劭天報先生益不爲之量且使子若孫皆顯於世而先以上壽爲昇平瑞重被

渥恩俾天下之人皆曉然於孝之大也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魏笛生同年六十壽序

曩歲笛生比部五十初度其門下士謀稱壽以壽文屬余笛生門下士能文什伯於余者相望顧過愛余謂余能知其爲人必欲余文今玆六十乃郵書五千里復以見屬笛生信愛余顧何足知笛生哉笛生少時才望震耀恩雨堂侍郎視閩學傾倒甚余時已仰之既同隽鄉會試蹤跡日益密見其鉥析舊籍旁行斜上朱墨皆滿或手自錄之儲如束筍余頗疑其過勞者其後同居兩載每縱談至宵分如浮洞庭入武夷輿衍深遠預乎無際又如山東老父指陳桑麻利害無語不實乃大駭服從遊者甚衆稍得指授立見

殊觀嘗典廣東鄉試再分校禮闈得士極盛然其教人斷斷扃以踐履聲者固仰其素行而所言又皆平易近人故樂從其教初由中書再擢至刑部主事意頗不適謂幼所未習老且至慮不相中受事月餘有疑獄莫得要領留生徐出一言則立服或問其故曰誠無不動者古者色聽氣聽之說甚微誠以求之而已律令世輕世重滯其迹則一快吏能辦之苟知其意則不必有意從輕比而受者恒自謂不寃於是上官倚賴甚遷員外郎進郎中總辦秋審充律館提調京察一等詔以道府用賜對深荷獎厲其長於治事

也又如此余惟造物之賦才異哉或專一事而不足或兼數事而有餘或長於言而豬於事或篤於古而闇於今玗大略者課細則疑衰奇能者遇坦或細獨笛生若規萬然爲洪爲纖爲勾股爲旁要無所不範其學其才微特余知之天下莫不知之至其未施之蘊莫可涯量余又烏足以知之哉余官翰林二十餘年不知世有所謂勞劇事入蜀數月鬚鬢立改比有自都來者爲言笛生容顏益少然則豈特其學與才得天之厚卽其精神强固亦曷可及哉余更兩三月將晤笛生先寄數語以當寄酬笛生謂余爲能知之

否也

翁平山先生六十壽序

國家文教覃洽郡縣學官弟子類數百人小邑亦百餘人董以官優其禮貌不使幕僚簿尉等視漢之待三老有加焉又所在有學田之入以養其廉爲是官者苟思

朝廷重師儒之義則必明義利之辨使士皆仰法而後郡邑有風俗顧其分於上官疏非甚篤癃則不肯以他詞署之下考或閔其老姑寬之眊誖者厠其間攫利棄義有駔儈所不爲者此有心者所怖也閩中

言學官賢者必曰平山翁先生先生爲建州南平龍溪連城校官皆不過數月課士嚴而和諄諄然與士言義利之辨士曠然若始聞跅弛者始或苦繩檢既皆驩然曰平山先生言是也人以是賢先生先與先生同里閈先生丈人行也故知之孰先生之賢豈以爲校官著哉先生早慧力學弱冠受知大興朱文正公先君子亦文正公所得士也年相少長最相習後吳香亭學使賞其文處之高等期以國士陸健男學使尤賞之舉應拔萃科試於

廷以教諭待闕先生益勉於學遂於文尤善書每言

李泰和善書自子美詩觀之一賣書人耳有挾金繒請者謝弗應而好爲友人書既得官念親老不欲遠適校官仕不過鄰郡喜甚洎自連城歸母年益老遂不復出昆弟從敦睦無間言暇則命儔歡聚無迕者人亦不敢狎先君子每爲先兄弟言若曹宜效翁君吾與翁君濬西湖修郡縣學宮同事者久矣然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其所養如是由是言之先生信賢者也功令校官有尤異者得推舉爲令先行天下所見學官多矣又見其地之上官類言求才於是爲難夫校官之輕於人其人自輕之非官之果輕也使先生

得久於官雖湖學又何加焉使得藉手一邑若州郡所建立當更何如今先生不出當道誠無從薦之顧竊先生之意色養烝烝良不以彼易此然則先生之賢豈第以校官著哉先生今年六十宜爲壽言先素不習爲諛又以先生篤實士不欲聞華言也故舉實以爲敘先生聞之必不以爲諛也質之建州南平連城龍溪之士亦必不以先爲阿好也

劉實齋先生五十雙壽序

歲在元黓敦牂三月初吉劉晴樓茂才徵余文以祝其尊人實齋先生暨德配林太孺人五十壽且曰吾

父素愊愊所爲事類依於道然聞八面道其善則踧踖甚父訥於口唯稱主臣而已或稍過奬飾輒欲走避謂余能是其諛我乎其譽我乎所爲必欲得君言者謂君言可信且君之必不爲諛吾父顧之當歡然舉一卮也余曰文則余何敢信且不諛則若爲能知余夫挦撦襞績庸峭而蔚跂讀其文竟不知所指爲誰何氏若增減數字則永嘉八面鋒矣微特翁恥之余亦恥之翁與余有連茂才從先君子學最久余乃爲是是以不知誰何氏待茂才也余何敢翁居山海交每春夏間壺山端峭明淨在翁屋後林皐四合瓜

疇芋區黃碧相絢海水與天無際若一大鏡劉氏聚
處數十家其人終年在大年惠崇畫中信可樂也翁
早慧讀經書有師法不獲卒業乃以貲貢成均習辛
研術就時於碣石遼瀋計審而意平初若無殊贏積
久示之恒獲倍稱愿甚與人終日處無疾言遽色或
非意相干頸發赤逡遁去旋復忘之雅善音律箏語
笛色喉轉引聲號爲精妙然非號之少時以是娛堂
上耳珞琭張果之書青烏白鶴之傳周覽覃思甚有
徵驗又嘗謂壬遁始於吳越飛伏始於京孟試之良
懕而未嘗妄指休咎里有葬其貲者若建望山寺葺

九鯉湖廟修升龍橋率先出直他以數十金數金計者不可覼縷是以里黨之士知與不知皆曰翁長者也多能者也能不私其有者也余以是壽翁庶謂信而不誣矣顧觀人當於其犖犖大者今夫鵬鶚翔於寥廓所恃六翮耳腹下之毳不足爲多少騏驥千里相者視其繭筋見驥一毛而曰此驥也可哉然則余所舉者無乃鶚之毳驥之毛耶先是翁有嫂龔年廿四而寡翁事嫂如母視姪如子每誦詩至棠棣未嘗不於邑族中孤寡者歲時賙給無怠林孺人深明大義實能成翁之志晴樓補學官弟子時翁周覽黌序

見縣學明倫堂之將圯也日募於衆難爲力且緩不及事則獨出二千金葺之歲庚辰大祲翁因故少且奪於旱乃糴米五千觔減値於鳳山寺又糴數萬觔均於族里之不舉火者所活甚衆此則犖犖大者矣夫陰德如耳鳴然已知之人不知也必汲汲欲人之知則將市於人而其爲德也僅矣翁之向善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計前後所耗當以鉅萬數坦然不以動念且貲若加饒然則世之斷斷自守之徒以博儉名而又不能終安其有者何爲也漢時孝弟力田輒賜爵或至簪褭公乘翁所爲若是闇然不求名若是天

其將大劉氏之門計翁之爲而徐爲之償耶余望茂才益勵於學以翁之施於一鄉者試之一郡一邑其大乃試之天下翁期頤時顧子孫之賢曾元之盛而樂之鄉之人其益知善之必可爲而信余之不爲諛也夫

程母余太宜人八十壽序 代

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女德不一端然斯干爲其女頌曰無非無儀明乎女德不欲其彰德奇而彰不可謂福是故頌者舉其重而歸之不妒徵其報而應之以螽斯麟趾諸詩若以爲女

之德盡此也者歲癸酉次坡太史奉
命典黔試歸過余謂母氏行年八十有三余且請
告歸侍子宜以文壽余與次坡爲同年生甚習知太
宜人之賢甚熟次坡以文命余甚摯則又烏敢辭太
宜人余姊實維甌寧大令敎隆公女孫中正場鹽大
使望之公女厚堂公貧而力學望之公賢之女焉宜
人逮事姑李太宜人得姑歡厚堂公旣隽五應禮部
試屢過夏家固貧弟妹婚嫁一　委宜人宜人力作苦
以給厚堂公官廣文宜人從之作苦如秀才時厚堂
公令於黔遷刺史司馬宜人從作苦如廣文時厚堂

逾四十未有息宜人屢以納簉請公勤於治未遑也
乃不謀之公而聘瞿宜人是生次坡次坡幼善病宜
人慮之則又聘楊孺人生季鑾黔及蜀之知者皆賢
宜人厚堂公終於威寧身後蕭然僑畢節不能歸宜
人安之謂瞿宜人楊孺人吾家固貧耳謂次坡季鑾
汝父詒汝貧即資汝者厚耳次坡以甲子乙丑再雋
選庶吉士授編修請急奉宜人歸蜀宜人甚喜然頗
趣次坡入都次坡使黔試事畢得宜人書曰汝父有
惠政聞汝來黔黔人有賀於汝父之廟者汝父三爲
同考官一爲內監試有令譽今喜汝之能得士以慰

汝父也吾及汝母季鑒母汝婦汝四姊五妹相聚而喜鑒與四孫能讀書鑒宜授室矣盼汝歸矣蓋自次坡少時飲食寢起宜人撫之甚懽及就傅督之甚嚴瞿宜人楊孺人若親姊妹以次坡之慧也望之深以其弱也憐之切望之深故趣之行而冀其及時有所建立憐之切故命之歸以備家人之樂次坡無一日不念宜人宜人無一日不念次坡也得

告戒養歲月彌永宜人八十餘歲視聽步履如少年時鑒暨諸孫之慧一如次坡行且咸有所就以娛宜人之期頤也然則程氏之祚光於次坡之品與學成

於宜人之儉與慈積於厚堂公甘棠之愛而本於宜人樛木之惠其德常而彰其福美而茂其壽純而固懿哉盛矣

戚母蔣太恭人七十壽序

爲善必有福所以歆天下凡爲善者若夫不以希福而爲善得福矣於善益力則安於善也夫安於善者儒者以學而成而賢女則成於性道光四年四月同年生戚蓉臺過尙先言曰吾母七十矣宜上壽子宜爲文以侑習於人鏡者莫如子也先惟蔣太恭人之賢蓉臺之孝都中士大夫家以爲法不待先言先得

言太恭人之安於善者太恭人爲女淑爲婦順其實
也蓉臺甫四歲家日益落會隣舍火發倉皇扶姑襁
兒走廬皆燼一婦人挈嬰兒奉垂白之姑居無所芘
隴無所穫瘁已顧奉甘旨必敬饋祀必謹延師教子
雖一羹一飰必潔坦然安之蓉臺稍長或謂曰生計
如是恐儒誤兒盍使兒改業應之曰吾望兒勉於善
耳兒苟善何至爲儒誤者卽誤矣不失爲儒兒苟違
於善不儒之誤可勝言耶益勉之學蓉臺弱冠舉鄉
試成進士選庶吉士請告歸賀客麕至太恭人抑然
蓉臺迎奉來都旣授職檢討而贊善而中允而侍講

典山東山西試分校順天試督貴州學政以賢稱於
都下太恭人拊之教之不異於昔而抑然之容亦不
異於昔蓉臺自黜
召歸勸講尙書房
引對時
上垂詢母教甚悉又時爲諸大臣
言之夫以閫内之行而達於
廷陛之上則信乎善之可爲賢之必彰也先與蓉臺
既習居又邇兩家婢媪時往來媪自蓉臺家歸必啨
曰聞古有所謂賢母乃今見之因言太恭人慈儉之

教子婦悅愉之色下及僕婢皆有訢合氣象輒娓娓
猶記先與蓉臺初為同年時偶讌聚蓉臺縱論聲稍
聞於內蓉去太恭人呵曰意氣激則議論將失其平
趣詣先謝然先爾時固未始覺蓉臺之激也言論辭
氣之微而母敎如此則蓉臺得母歡者必有在矣蓉
臺勉哉母之教子以善能必其子之善不能必其通
顯令蓉臺至今尚為諸生而能粹於學篤於孝即太
恭人望已酬而福固備矣況遭際
盛隆所學者將漸而行之乎且夫陶士行者一功名
之士耳其母自足傳然亦以士行傳蓉臺聞道最早

年華方盛他日樹立未可知本原之地固當覩士行過之宋人以汞叔比孟子以魏國夫人比孟母夫人以孟子期人驟聞之若甚妄然孟子引顏子語至以舜自比擬古今無疑之者先願蓉臺學問之成事業表見於世以光賢母之教而不使聞先言者疑先之妄先謹泚筆以待爲太恭人八十至期頤時壽言也

葉母曾太宜人六十壽序代

乾隆中宮詹毅齋先生爲學者宗余獲侍焉先生教之學危坐語竟日諸子侍立亦竟日無敢亂者廳屏內悄如也忽忽二十餘年矣前歲晤芷汀太史襄侍

立最少者也今茲來都太史爲言母氏六十願子以
言壽夫爲言以壽而不能本其得壽之故非太史命
余言意也余獲交葉氏兩世聞宜人之德熟而猶以
華詞進亦非余所敢出也太宜人如皐人十八歸先
生初先生配郭謝二淑人皆舉一女而逝先生逾四
十未有息簉三日劉孺人生長君次君曰黃孺人生
三君四君五君宜人齒最少故太史與培根明府爲
第六第七先生素嚴且事母孝宜人善得母歡母愛
之先生以是賢焉先生出主文枋入直尚書房常無
暇家人計經畫者皆宜人先生厭世時諸子皆稚家

故貧宜人辛苦持門戶暇則爲諸子述宮詹之訓甚痛諸子以故奮於學乙卯太兄與三君同雋次君四君繼雋戊午長君五君舉明經次君旋以辛酉釋褐爲令乙丑己巳芷汀培根相次館選芷汀子敏昌復以庚午雋於是閩言家學者首葉氏人賀宜人宜人抱曾孫置膝上謙謹如故也培根既改官太史以濵遠謀迎養京師培根請急歸宜人謂曰外任之難百於京秩富民雖小縣固足爲治夫志爲良吏而不克者其人非盡闒茸吏胥揣其所喜中之幕客用其所明錮之耳往吾侍汝父皖江使院汝父鈞校文籍常

夜分夫學使職課士耳無鐫書期會與一切米鹽之事顧猶勤勤若此吾欲借汝朝夕以所聞於汝父者告汝汝兄宦近侍能讀書即善矣吾無所念蓋宜人所以敎子如是是余所熟聞而能言者也余聞古賢婦人如公父文伯母與孟母並稱尚已次如班昭如絡秀世樂道之絡秀拳拳爲門戶計所見殊近班與子之官作東征賦甚美顧班邃學能文故能以學所得訓其子宜人於文藝之事蓋未及涉乃其言行一一與古合斯其天質之厚有大過人者天將昌葉氏之祚而釐以宜人將予宜人以介純嘏龎之祜而先

錫以明懿慈愼之德以德凝福以福徵德始於惕勤成於和樂此余所謂本其得壽之故天人之際必有可信者也抑聞之歐陽文忠學問事業皆成於太夫人今太史以鴻筆爲國霖雨培根砥勉爲循吏宮詹碩德淵學未竟厥用天佑葉氏其在斯乎他日余重以言爲宜人壽當更有所紀以信余言云

此作脫稿時頗自愜有疑其不似壽文者因稍竄定似則似矣然亦壽文焉已耳並存之以問知者

自記

葉母曾太宜人六十壽序 代

詩旣醉備言福曰釐爾女士言女有士行孫子且賢福莫大也其美君子之德曰遐不黃耇曰保艾爾後蓋知其後必盛而願其期頤以享其報也夫婦人而知士君子之行固以難矣古之賢母若敬姜若孟母可屈指數夫名儒碩德一代輒數十人而賢婦人落落如是蓋閫門之德隱而難見似易能而實難盡也余見之於曾太宜人曩余得侍先正宮詹公公大儒也今茲拜

恩命來都芷汀太史以母氏六十徵余壽言葉氏之盛爲閩稱首余無所用諛余獲交葉氏兩世知宜人

之德備亦不敢爲華言宜人如皐人年十八歸先生
先生性嚴且事母孝宜人善得母歡先生賢焉曩余
謁先生時先生危坐語竟日諸子環侍亦竟日肅肅
如也廳屏內悄如也蓋先生刑于之化如此先生厭
世時劉孺人逝矣家故貧諸子幼小宜人偕黃孺人
持門戶甚備撫諸子皆如己出爲擇師友甚備暇則
進諸子告之汝父嘗侍從秉文衡直尚書房亮節遐
蠹未竟厥用以疾歸所望於汝曹甚重因淒然動容
諸子以故勉於學乙卯芷汀與某同雋某某舉優某
某雋戊午某旋以辛酉釋褐爲令乙丑太史通籍歲

已巳培根相繼館選

天子五旬晏壽下推

恩之

詔宜人以太史故得封其明年孫敏昌復舉於鄉某某某皆積學能文會孫一人方晬天之祚葉氏盛矣其報宜人隆矣培根既改官太史以頒遠謀迎養京師培根請急歸宜人謂吾昔侍汝父皖江使院汝父鈎校文籍嘗夜分夫學使職課士耳猶勤勤若此汝兄近臣吾無所念吾欲偕汝朝夕以聞於汝父者告汝當民雖小邑固足爲治盡宜人教子之嚴於其已

成立而猶拳拳若此今夫天道施報之說灼然可信而或未盡信以遲之久也方其所天頸隕霜辛露酸一切針紉紡績舂汲洴澼之事煢煢兩嫠固靡所委以先生之賢固卜諸子必有立然亦茫茫不可憑之數宜人信先生之德信葉氏之祚信教子不敢少怠之心年未六十已見其盛夫教而成之極其勞舉而報之備其盛思其勞以自幸羙其盛以自功此講學之士猶慮不免而宜人恬然處之時與黃孺人舉少時勤瘁爲諸婦言其意若不敢須臾怠者龥昰問相少君太夫人憶挽鹿車時否少君曰吾安敢忘於戲

美矣此易所謂天道福謙武王之銘所謂恭則壽者也余觀班昭從子穀長長垣作賦訓之所言如忠恕與人正直不同敬慎無忘清靜少欲皆粹然儒者言漢儒皆雜讖緯惠姬一女子而揭性命仁義之旨此生質過人非盡學問之故也宜人恭慎明懿曠世與符蓋天將大葉氏之祚而蠶以宜人將予孺人以備祿先賦宜人以淳德福以德聚以壽緜天人之閒其章明較著矣抑又聞之歐陽文忠公之學實得於鄭太夫人余尤望芷汀培根之爲文忠公也

郭大理遺稿卷三終

郭大理遺稿卷四

文二　目錄

郭大理遺稿卷四

文二

果軒府君家傳

府君諱雲鵬字雲濤號果軒生而沉毅慷慨多奇節莆之賢士大夫曁閭里長老皆能稱道勿衰非其孫子固私之而譽之也吾郭氏世居莆田南箕村先高祖承修公早卒曾伯祖鴻清公八歲府君六歲育於高伯祖不見容府君亡走值山水驟發圩隄沖決跣行十餘里踣於道義父林公諱廷輔憐而子之故府君嘗林姓時鴻清公以木罌浮於巨浸不知所終府

君每與家人道及此未嘗不流涕交頤也稍長卽克自樹立踔厲風發累致千金輒散去又如是又散去莆俗除夕酌醴祀先卒家人爲團圞飲府君酒酣耳熱歷敘生平聲琅琅震屋瓦忽瞪目直視久之則疾走入內持一巨篋至曰此某某欠券也且數千金顧其人蕩無還理吾不欲促索其命猶恐汝曹爲之則拉雜摧燒徑就床熟睡不復問然而府君亦稍稍困矣雍正壬子就業仙遊年大祲府君莫自外歸對案欷歔不食方太孺人固問之不應輒曰瓮有米幾何矣曰僅石餘耳問曷須卽又不應徐曰吾莫自外歸

足礙不前𡢃之赫然死人也孤兒老母呼號顚踣或坐或起或行或止殆數十百計更闌漏盡此皆鬼籙矣吾能下咽乎太孺人則投箸起著犢鼻汲水劈柴咄嗟具粥數斛府君拱手稱謝則雜傭保擔去衆讙曰活我活我不知郭氏之屋次日闔無炊煙也嗟乎解推之誼昔人所難府君損已拯物於艱難窘縮之際且能化及婦孺何其誠之摯而通也倘其膺專城之任寬恕以容衆果決以臨事慈仁以發志功可量乎而府君固已不仕以孫貴

贈文林郎溧陽縣知縣南生雖晚猶獲侍大王母之

惻嘗跪聆府君之盛德泣而志之不敢忘謹纂述大要備

國史及志乘采擇焉

畬田鄭君家傳

君諱元鏄字蘊席號畬田世居龍溪之馬洲村祖光宜父一壇皆不仕君十二歲喪父家奇貧不得已習爲賈事母林以孝聞友于諸兄兄病湯藥必手齎與同室而寢數月無怠馬洲瀕大溪溪漲室則如舟然乾隆庚寅大漲人盡避於山時君父柩在堂乃以絙約諸楹立水中號泣數晝夜守之聞者愴惻母疾革

遺言外氏微懼乏祀君泣曰是在兒乃以田若干祔
外祖外祖母栗主於林氏支祖廟入賢君益賢君母
君旣爲賈貲稍裕均諸兄弟無纖豪自豐㳄兄早卒
君愛其孤啟祥逾於己子啟祥今爲部郎君教也族
有諸生鴻瑛者無後君以己田祀之白雲巖朱子釋
經地舊有祠垂廢君力復之海澄諸生柯汞才不偶
命君數拯其困柯沒老母弱子就君謀君爲醵金立
產業使無餒君性嚴重久與處又甚樂易遇事當爲
必爲之意始愜無所待勸有施於人旋若忘之未嘗
言於人而人類能言君之德洎以子貴

覃恩贈五品官人皆謂君祚宜爾君敎宜爾又惜君之不及見也先是馬洲與某巨族隣甚爲所侮君徙郡城避之者再巨族內愧乃稍稍戢嗟乎非意相加盡能以是處之則何爭之有哉君配顏宜人簉謝宜人子三開勳歲貢生開禧甲戌進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開陽監生孫七人蕃衍雍穆爲時榮羨云

論曰君天姿粹美者也故其於善若飢渴於飲食然尙先與開禧交最深開禧誠篤人謂尙先曰爲先人傳而飾奇行以市觀聽是誣親也開禧誠不忍誣其親嗚呼庸行如君斯以難矣又必奇行乎哉

靜軒宗君家傳

君諱霈字稼秋號靜軒先世自淮遷於會稽祖某考某增廣生君少穎異年十七補弟子員學使朱文正公極賞之嘉慶甲子舉於鄉己巳與尙先同成進士都下進士既釋褐則醵金張樂設食如唐曲江宴例其時八衆未獲與君劇譚第知君能文而已及先癸酉使黔丙子使滇道出辰沅常澧聞其民言宗侯之賢不置夫君所治華容零陵距是地數百里且千餘里民安所聞而誦說若是後聞君歿零陵祀之以侑范文正公張宣公則信乎君之有以得於民也君性

慈厚每科決一人若家長執夏楚以威子弟終日爲之不怡而遇事決斷凡糺紛不可決者恒數言決之其莅華容未十日有董傳梅者久持吏短長以其術試君君得其姦狀置諸法華容濱洞庭蕃水草大姓嚴氏與數小姓爭小姓度不能勝則斃一人而誣嚴姓殺之訟且兩年君廉得其實一按皆伏沱江書院學田少君積其歲之贏爲增購若干畝刊諸碑明山渡船利船之覆而攘其貲君懲之無敢復攘者五田渡民病涉焉君爲設義渡其俗歲正月迎祠廟土偶以驅疫相仇怨者則假神相躪君嚴禁之癸酉歲水

將壞堤君立堤上曰令與堤俱耳築之獲安時方行
保甲法他邑苟焉上名籍以應君周歷備稽必使其
確然而後已他邑待鄉約與庶人在官者等故佳士
莫肯爲是君以禮聘之爲之飲食略仿古鄉飲酒禮
厲以善導誘椎魯者復請大府別其勤者而獎之風
俗一變其治零陵亦然民知君久訟益寡因以其暇
修衆樂亭及張子思范堂時徘徊其間蕭然有去官
意堂郎祀君處也當是時兩邑官與民不相能久矣
故令謂之難治郡謂之難治大府謂之難治民亦自
以爲難治君至民始知有官且悔嚮之玩其官而願

爲易治之民君在二邑皆不過三四年而兩邑祀之名宦勒之邑乘則民之與君者不可謂不厚也君子績辰舉於鄉來都屬爲家傳因以行狀參考湖廣通志名宦傳愼書之文不足言然區區不敢藻飾失實以誣君而負績辰見託之意則君可以鑒於九京也夫

論曰民豈有難治者哉今執途之人問之謂之善良則喜謂之悍且黠則怒則民之不願爲悍且黠也明甚俗吏之好惡事事與民相戾懼民之謂已戾也則張威以待之如鷙鳥將搏然其勢有時而窮民則激

而相抗於是庸懦者懲之遂汶然一不敢問以冀民之暫安於無事而已得以善去也然是非不明則民氣鬱始則玩之繼且脅之苟爲令者盡如君民詎有難治者哉夫天下爲令者千餘人如君者百不能二三人然聞君在零陵時大府頗齮齕之以捃摭無所得而止嗚呼令如君而猶齮齕之固宜百人中之不能二三人也

書劉樸齋傳後

余讀樂志論廢卷而嘆嗚呼虛擬之可樂也況躬其樂者乎樸齋家世長者子孫皆有儁稱所居北苑擅

同華閒勝區翁孝友烝烝樂義好施馮翊人類能言樸齋者余嘗謂八世一切榮利造物雖甚秘惜固無以禁人之强求而巧取及其與之又若不甚靳獨於壽考且甯子孫賢孝脫然出世網者則或精修累數十世而與之猶有餘靳以翁所得孰與旦夕烜赫者多也馬少游曰鄉里稱善人足矣蓋秋颿尙書過北苑而低徊不能去也

修田彭公神道碑

公諱希濂字溯周號修田先世自清江徙長洲曾祖諱正乾州同知

贈兵部尚書祖諱啟豐兵部尚書考諱紹咸增貢生
贈刑部侍郎公幼穎異六歲通文義稍長甄綜羣籍
慨然有康濟天下之志十九爲秀才二十一舉於鄉
二十八成進士
高宗純皇帝特命以刑曹用旋補浙江司主事已酉
選員外郎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次年命分校會
試以扈
蹕盤山未入闈其秋遷郎中嘉慶元年總辦秋審丁
巳長官以才勝劇郡薦仍請留部公明敏善斷然每
爕一獄愍然傷懷或竟夜遶牀走喟息籌畫以是得

咯血疾戊午奉

命視學貴州清嚴明恕士類歌頌尙先典黔試時黔士猶言學政若彭公者前後不再覩也庚申丁母錢太夫人憂服除補湖廣司郎中丁卯充福建正考官尙先是年辱公知公爲言閩中定一文必反覆審諦事訖以勞病嗚呼以公雄於文宜若可一顧悉者而矜愼無苟若此其年十月擢內閣侍讀學士戊辰典順天武鄉試十二月遷鴻臚寺卿癸酉九月授事直隸還都授通政司副使十月擢光祿寺卿甲戌五月按事大同還都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乙亥授刑

部右侍郎
上方以寬仁育天下甚嚮公公自爲郎即以明允稱
至是益得自展是冬以部牘延積降三品仍留職丙
子三月以具題命案不削穢褻語
手詔詰問公奏對戇責降正三品卿九月以秋審平
允
詔嘉奬補左副都御史十一月復爲刑部右侍郎戊
寅秋兼權吏部右侍郎公念
聖主委寄之隆愈單心罄慮冀効補報同官以公明
練律令推公總其成公疾時發時已然無日不詣署

釐剔文書無晷刻自安吏畏如神寮屬敬如嚴師已
卯三月以新疾故從
耕耤失未干吏議鐫職卽奉
命爲福建按察使閩人聞公來相慶郡縣震肅公觸
暑遠涉疾增劇神氣彌厲履任三月斷獄以千數全
活無算皆手自判決未或委幕客微論吏胥延建邵
三郡多猾盜公檄擒二十餘人戮之又戮漳泉海盜
十餘人戮福清海盜十餘人閩閩以安八月疾篤乞
解職九月二十三日奄棄館舍春秋六十有三朝野
無不歎悼公悃愊無華關節不到每

便殿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退未嘗語家人上知公端厚周愼能斷大事方使揚歷中外且大用之令公得臻耆齡所樹立詎止此閩人傳公爲城隍神有見者雖其說冥怳然足徵公遺愛在民民不能忘也公內行醇備孝友爲時所稱與人溫敬密友罔敢干以私繕性貞遇得自家學終身未嘗見喜慍之色配張夫人中允張君書勳女有淑德先公卒子六蘊辰殤蘊柯國學生蘊桂蘊梧出爲公第五弟常德太守名希鄭君嗣蘊栝蘊槲女三長適潘遵惠次適曹恩濙三未字銘曰

煜煜斗樞兟兟碩儁際時隆平爲臯爲蘇公如麟鳳不鷙不搏如水斯平如秋斯肅利物遺身匪直於閭閭人思公奉公爲神乾道不回芘公世德我詺匪阿來禩攸式

龔梅巖刺史墓志銘

古之爲史也易今之爲史也難古者若先賢傳耆舊傳與其家行狀墓志皆不敢失實以誣其人今則諛之過而誣矣大儒循吏一代不過數人至十數人今爲志者皆是也讀者知其誣因並其人之實有可述者而亦疑之遂疑古之書大儒循吏容有不審而過

其實亦如今著嗚呼難言之矣歲癸未某月某日同
年生龔給諫鐙將奉先德梅巖刺史葬於某所郵行
狀屬戚仲蘭志其墓仲蘭復以屬尙先先非能文者
仲蘭或以先之不能爲諛而可質諸來世以不負聲
甫意乎按狀君諱治安字瀾若號梅巖晚號鹿門山
樵先世自江西遷陽湖之龔巷曾祖諱襄祖諱賡良
贈如君官考諱朝棟贈如鐙官君幼端重得祖及父
母歡力於學三應京兆試皆薦而不售乃以四庫館
謄錄議敘授安徽州同攝懷寧潛山縣丞借補休寧
縣丞調阜陽縣丞君爲丞十五年大府皆以上客禮

之不與他丞等朱文正公再撫皖尤厚君每事必諮訪君感知遇竭神智贊規畫遇事侃侃多所裨文正公益重之以治行尤異薦己未擢汾州通判明年攝永寧州知州旋奉檄巡鹽磧口磧口瀕大河地與陝西接奸宄竄其中民悍而玩君寓古寺兩僕三隸日歷河壖與父老言孝弟信義聞者大悅數月不簷一人而數萬家皆開戶卧明年擢朔州知州朔州地廣而瘠獄訟繁多又州有五驛困廚傳最號難治或謂之曰軍民久玩非威之不可君曰卽不能爲循吏顧不願爲酷吏也遇訟者以誠開導之民輒以情告其

始日不暇給期年訟者寂然鄱陽書院久廢君復之厚廩諸生諸生始知學戊辰旱請平糶以濟民而懲居積以牟利者民賴焉辛未復旱復請平糶不能得遂移疾去長吏知治狀留之不可士民布路送多墮泣嗚呼此可以觀武健子諒之異效矣先是君之丞休甯也有某令當論戍同官知其寃莫敢言莫肯言君以未僚婉爲大府陳之獲免某令迄不知君力也其在朔州有謂桑乾河發源馬邑可議水運者大府下州議之君力持不可乃已

仁宗睿皇帝幸五臺君司臺麓寺草料局經畫秩如

恩賜衣服敘加一級是三者人以服君才而不知君之爲吏所以異於凡爲吏者篤摯和平而不欲表暴其爲人所未知者不勝紀也君善書人得以爲寶工詩若文稿若干卷藏於家以道光二年壬午六月二十五日巳時卒距生於乾隆己巳十一月初六日亥時春秋七十有四配陸恭人子二鈺國學生

實錄館謄錄議敘鹽大使鏜己巳進士由編修歷御史授刑科給事中孫四汾潞澤海銘曰

丞雖卑秩視其所主日有雲將助布時雨爲淸白吏爲忠惠父朔土芒芒邊風吹沙厥民睢睢苦貧而譁

煦君春陽民欣有家君矢無欺羣欺乃銓有矩有權
覵若晝一孰是健吏曾不是恤子爲諫臣彰君之賢
乾道匪私後祿纏綿覗龔渤海有輝於前

香墅曾君墓志銘

君諱廷枚字升三一字修吉號香墅君出自宋文定
公鞏先世由南豐徙南城之朱家嶺家焉祖世麟父
劭雍正己酉舉人皆以君姪煥官
贈資政大夫君三歲父以會試終於京師母丁太夫
人撫君兄弟甚瘁君稍長卽知自立事母撫弟以孝
友聞年十六師於里塾弱冠郡守出廬山觀瀑圖令

爲長歌援筆立就守大驚處以第一遂入邑庠試高等補廩生君於學無不窺而尤長於小學謂六書者詁經之鈐鍵也字之不識文於何有所著書香墅漫鈔商略十二卷經史諸子多前人所未發趙鹿泉學使見而歎曰明之陳第楊愼不逮也叢書七種中如字源徵古音義辨同尤審而贍瓣香山房編年十五卷翁覃谿先生極稱之歷朝詩話腋二十四卷事物類聞一百八卷嗚呼可謂富矣書體遒媚郡中題榜多出其手人得數字寶之如球璧所爲文淳雅沖瀜不屑揣摩世好屢擯於有司而不悔然弟廷槱姪煥

子烒學君之學皆以科第顯嘗主鶴城人文梅江芝陽昌黎紹文景仰諸書院諸生以得及門爲幸則君之不遇非文之爲也君名既重於時當道有因弟姪之顯而願納交者君曰吾不好見顯人其仰君之學與文而願有聞於君者則以布衣之交接之南城嘗饑富家閉糴民譁邑令勸之糴得粟者不均民愈譁乃謀於君君請家給一牌書其人數計日計人無使餘與歉所全活甚衆有官人婦以夫櫬歸鬻婢爲道里計無賴奪其婢且告於典史將以販鬻童女之罪加焉時無賴挾官勢張甚君爲白於守事始直二事

其犖犖大者他善事行狀所載鄉里所傳聞不勝書且君之傳不係此相傳君嘗覆舟於江若有承其足而掖之以出者雖其事恍惚然以學以行若君固宜有與呵護曷足怪乎君生雍正甲寅十月十三日酉時卒嘉慶丙子八月十七日酉時春秋八十有三配吳宜人考太學生又剛公君少時恒就館於遠姑性嚴肅宜人能得其歡姑有所好未嘗待姑言也生乾隆丁卯二月十三日亥時卒嘉慶乙亥七月二十六日辰時春秋六十有九子五煌新喻訓導燃太學生焯邑諸生烜候選州同知烒己巳進士內閣中書女

三長適羅源縣知縣胡森次適兩廣鹽運司知事崔桐次適金谿諸生王奎孫九伯壎維垣維城慕堅曰墉誠基蘭坻道垣因培孫女十三曾孫一鈺曾孫女一銘曰闕

晴嵐劉君墓志銘

君諱抱珍字聘三又字錫三號晴嵐先世自山西壺關遷林縣之石鎮村曾祖國學生諱獻表祖諱文光

父

封奉直大夫諱步雲君幼穎異喜學以父篤疾當代持家不獲卒學入貲爲直隸州州同事父孝謹或夜

不交睫數年如一日父亟沒語君若弟抱金幼若教之當如我教若君泣受命後勉弟學輒誦父言相持泣弟以有立姊適侯者家中落迎與同居適張者早世遺三子一女君撫之教之婚嫁之皆視己子故邑人言內行醇備者曰晴嵐劉君君性質素無嗜好自奉甚約然視人之急必赴之不復顧重費或來償謝不受邑子貧不能學者招之家塾使與諸子學成就者甚衆而團鄉勇禦寇一事鄉人尤德之方滑縣逆匪之竄入輝縣司寨也司寨距石鎮五十里衆恟懼一夜數驚皆啜泣欲挈妻子遁君宣言於衆曰不遁

亦死遁亦死鬬亦死知死而鬬鬬亦可以無死賊易
與耳悖天犯順失魄而蠢其衆烏合不知步伐擊刺
與鄉民等且意在粟帛子女無必死志又聞官軍即
至故其勢外張而內悖里中少年有願從吾爲鄉勇
者吾與器械吾與糗糒吾贍其家吾恤其死傷者吾
厚酬能殺賊者衆皆奮然願從者得千餘人已而賊
至距村八里不能前相持三日而殲於官軍是歲余
奉使貴州歸聞諸道路皆曰賊利林縣之富久矣微
劉州同事不可問爾時不知劉州同爲誰讀君行狀
乃知君也嗚呼使君不傾家團練則賊必至村必破

縣城可慮賊勢益蔓故團練鄉勇得計之最者然非
忠義奮發又其言平日爲人所信則人不敢恃焉而
定計於倉卒之閒此古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
者乎君生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八日巳時卒道光三
年三月二十八日丑時春秋六十有五配張恭人考
國學生諱國棟柔靜淑惠舉一女一男而逝繼配徐
恭人考諱振遠其來歸也女甫四歲男方晬撫之恩
逾於已所生者里黨賢之再繼張恭人考武生諱洛
賢如兩恭人子四震峯廩貢生汲縣訓導華峯工部
虞衡司郎中前刑部直隸司主事曉峯月峯幼女六

長適武生冑貴宗次適郝清標三早卒四適郭某五六未字孫三際昌世昌魁昌孫女四震峯能文華峯在官以勤練稱此足以觀君之教矣墓在牛家岡爲竁三張恭人居左徐恭人居右坐□向□葬以道光□年□月□□日□時銘曰

玉粹斯瑜銅律不渝孝友愉愉昔棐今模狺狺猘羣索死而奔屹我閭門鉏耰戍軍頤沖繕質乃瑟乃栗爲子作式豐根俟實後祿蟬嫣彰君所延庇休崇阡於無窮年

硯雲李君墓志銘

硯雲先生殁余既爲文哭之京師越三年其孤彥彬彥章將營葬屬爲墓誌銘余與君弟秀巖爲同年生計偕時獲侍君甚懽官京師與公子彥章最相善固狃陋不敢不愼爲文志君墓將使後之傳循吏者有考焉益不敢不愼爲文君諱鴻瑞字道昇號硯雲唐李成公椅裔由福清遷侯官曰贈蘄州知州郡學生德純君曾祖曰調選州同知歲貢生肇杏君祖曰贈內閣中書開楚君考君早慧母林教之學六歲即知詩十九歲朱笥河學使賞其能通鄦鄭學補弟子員朱文正公繼來視學益奇之君於學無不窺而於

政俗得失民生利病以古證今慨然有用世志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大挑一等試江蘇知縣君訢然望得行其道時淮揚水災君分稽賑務按部籍覈甬龠縣不遺一村落村不遺一婦孺會山陽冒賑事覺他吏多以罣譴君獨皭然時以是多君靡旋知高淳縣事借補永盈庫大使丁外艱服闋借補上海縣丞尋知新陽縣事已又權川沙撫民同知君之爲政也仁恕通敏每民訟者告之曰若等皆親故待決於官則傷恩若姑思之或可無訟謂胥獄吏之利也訟久則辭紛吏得爲奸黠者遂幻詞覬官之瞀故君於訟三

日內必召質質則立剖之不輕笞罰謂民犯法悔甚
且怖甚官安用怒爲其在高淳丹陽石臼固城三湖
居邑之半宣歙之水皆於是鍾瀕患水君考圖經教
民修隄牐通渠港自是水不爲患謂民供賦稅職也
嚮者官利其贏余無所利是亦不使吏擾汝汝善自
爲計民爭輸賦是歲無纖毫倚閣者聳於
朝得優敘新陽多積訟有邵廷銓者持短長誦民爲
姦欺按治之數十家訟立解時方行保甲君自爲條
約十二章又爲諭民詩三十章民大悅淞江下流漸
淤君乘小舸相眡諸圩汕爲水梗者皆督民闢之是

年徵賦以銀貴錢賤隣邑皆增其直吏以請不許吏介所親以請君與書曰吾誓不欲得罪於民加價之說一增而不可減不忍爲也民益大悅崑山民投牒乞判君曰非新邑所治也民曰某固知非新邑所治然非公無所取直君不獲已爲讞焉太湖中淤沙可田蘇松之民爭之數以衆鬨大府檄君往捕民曰李侯來可無鬭爲也君數言而田界定川沙新改撫民規畫未備又所統縣三浙江場二地遼遠奸不易詰君思釐整之馭吏嚴然不欲察察與民以寬亦不使翫時獄有重囚馮韓九俞陳斗爲怨家所陷將論君

閱獄囚大呼君問狀復廉之數日則破械出之上之
大府大府如君議有訴其姊墜河者詞連族姻吏請
攝治君不可已而得實事果不及是婦君在官遠或
年餘近不過數月其來也民相慶其去民奔走送君
病民致藥餌何起居惴惴焉君殁民繪其象爲位哭
臚治狀告大府請聞於
朝祀名宦民又於卜山立君廟嗚呼循吏之必可爲
也昔先司馬官吳下三十餘年嘗言民不難治視官
何以治民能吏恃其才恐民之詐且悍而務以術勝
之夫民果詐且悍又豈區區之術所能勝者官以不

胥待其民民亦不以賢視其官所謂能吏亦終於困
官民以誠相孚則為官旣樂為民亦易與君所執葢
重規而疊矩也君所著書積數十卷治春秋三禮學
詩集若干卷官吳時作吳中田賦考三江指掌圖又
雜采古遺書及金石文字作兩漢循吏補遺藏於家
君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寅時卒於嘉
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八配陳
宜人淑愼明懿實能成君之德子二彥彬庚午舉人
揀選知縣彥章辛未進士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充
文淵閣撿閱軍機章京孫寶麟康麟孫女三彥彬詩

文誦於時彥章丱歲通籍都下稱才子典試江西甚得士凡余爲此言者非以諛彥彬兄弟亦以見良吏有後佑善之理不爽而願爲吏者有勸爾道光元年四月二十日君葬於浦裏山之麓坐巽向乾兼巳亥納石而銘曰

觥觥先生學奧文遒匪直其文其政則優民餒而賠君往哺之蒙則牖之髦則傳之有朧有廬恃君之慈君歿於勤百年之思後昆英英被祿載德我銘匪阿爲吏之則

田鑑川處士墓志銘

史傳記孝行往往擇其事之稍異者書之夫第以異而已則或其事之勉强於一時而不暇綜其生平論之又或生平粹然無讓於古人反以其無表暴之奇節而不及錄至郡邑志所載則類出其子孫之請屬因而藻飾焉讀者知其然以爲美名可以倖得而好名者遂勉市乎其迹而眞意不存嗚呼古所謂孝者顧若是乎以余所見玉屏田鑑川處士眞能孝者也君諱均隨字鑑川號玉洲曾祖諱某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本生父諱某翰林院庶吉士父以應省試早卒母賀矢志撫君君幼卽能砥礪家貧樵蘇皆親釆椽

粟爲食不少隳其志乾隆辛卯奉安州公重赴鹿鳴
宴行至貴定安州公無疾而終君甫弱冠能盡哀盡
禮聞者感歎皆曰孝如田氏子其性成者乎及某歲
補學官弟子旋貢成均然以母老多病不欲遠離膝
下遂絕意進取生平嚴取與之防自授徒得修脯外
一介不妄受而族黨姻戚之貧者時有以恤之邑中
有義舉率爲衆倡嘗謂生平得力唯忍讓兩言故不
與人較論曲直而人敬而愛之或有過失輒曰田先
生知否君生於乾隆癸酉七月十八日辰時卒於嘉
慶戊寅七月十八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許劉周

三孺人子五長訓金余癸酉典貴州鄉試所得士也次詒金三謨金皆諸生四謁金五詔金孫五文湘文澍文濱文澤文滙癸酉余自貴陽歸過玉屏縣令司君爲善爲余言訓金宜獲雋其父孝子也及君來見於館余以所聞奬之君若甚踧踖者曰孝分內事也某烏能是是滋愧耳黔士至都言君事母極孝母或未愜則率諸孫環跪必母愉悅而後起洎丙子余奉使滇中歸君來見於舟次舉以質之則謝曰母氏聖善乃致有怫罪若邱山矣敢言孝乎嗚呼此其所以爲孝也夫君不求知於人而人之言孝者必以歸君

此可以見人心之同而冀後之撰者舊傳者有所考也君以年月日時葬於某銘曰

孝之事邇孝之名美懸名而市誠散僞起恂恂田君力孝無文顧兒拊孫惟母之恩孰僞而詡孰誠而靦黔百萬戶視君爲矩子承厥教永世克孝豐阡有耀來者是效

陳魯齋先生墓志銘

歲甲戌陳君弼賚以書命其友郭尙先銘其先德魯齋先生之墓弼賚與先少同學又同舉於鄉至性人也謂先能知先生也先烏足知先生顧不敢不愼書

之先生諱某字為某號曾齋於九公季子也先生十歲而孤育於二昆況重如成人二兄愛且望之學使王文端公賞其文錄之邑庠旋補廩生學益邃為文清微孤迥乾隆戊子丁酉鄉試再薦卷再厄於額嘉慶元年充恩貢而先生老矣先生少學易老彌專於鄭王焦虞程朱外多所悟作易義二十餘卷或請刊以傳世先生曰此身後書也其謙謹如此嗚呼名之所居有道所避也少有得而遽自衒或不待其有得而已自衒者有之矣先生之學務既其實曾不以遇不遇論先生撫諸猶子如子持事有定力嘗建宗祠

買祠田族人喪多賴先生以舉又嘗以己田若干畝爲興安書院生徒費於學益粹樂敎人人亦樂其敎嗚呼先生不遇於時故稱之者第曰能文曰立身有本末已耳然使先生卽遇遇卽通顯且大有所建立及其身後亦不過曰以功德見稱已耳均之稱也又以遇不遇論哉君於乾隆辛酉二月初一日寅時生以嘉慶癸酉九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三以某月日葬於某配許孺人子三膺簡官長汀訓導膺某監生皆先先生卒弼賚丁卯舉人孫九人子政淙某錄偉滄泮某品弼賚植學砥行先生未獲遇天其酬之

於弼賚乎納石而銘曰銅其堅兮貞無遷兮榮於學而樂於天兮以諗來者式爾阡兮以芘爾後於無窮年兮

巫母江恭人墓志銘

女以賢傳必遇之不幸者也然則遇之幸遂無傳者乎曰有之有婦道焉有妻道焉有母道焉言之若甚無難而能踐之者卒鮮其有能踐者乎則一言一行古人必謹書之以傳汀州稱賢婦曰江恭人丞城令巫虛軒先生少白之室編修宜福禮部主事宜禊母也歲癸未三月五日午時以疾終于京師距生乾隆

十三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午時春秋七十有六宜
福兄弟奉喪歸將以道光□年□月□□日□時葬
於□里□山之墓坐□向□兼□□徵志銘於其友
郭尙先非謂先能文謂先能悉其家事懼他人弗詳
故先不獲辭恭人承定望族爲女時以賢稱考臨海
有識鑒獨賞虛軒欲壻之或言其貧翁曰何害吾知
其才而已且焉有才如巫氏子而長貧賤者及歸於
巫事祖姑曁舅姑以孝聞姑游歿事繼姑翁逾謹勸
虛軒學學日進虛軒爲秀才益勸之爲孝廉益勸之
家故貧操作甚瘁不諉諸妯娌生事亦稍稍振虛軒

令於豫恭人從之官日以廉易慮軒作苦如爲秀才婦時子生育之甚慈督之甚嚴宜福兄弟與先最習未嘗見其惰容遽色疾言詬矣蓋自孩提時母教然也及偕慮軒就養京師猶躬澣濯縫紉子婦諫答曰吾樂是他人爲之則吾不愜且欲使稚媳輩知爲婦當爾不以貴賤異焉先是恭人自豫歸做衣一篋儕輩或謿之則曰是足矣若曹謂爲官者專爲婦嘗華飾計耶其來京師子婦以太倉米藏久欲易新稻奉高堂恭人曰吾早歲甘疏糲不給則糠覈甚思之況斯員天祿也吾數十年冀幸以得是食何以易爲生

平他言行皆類此嗟乎士大夫當窮時誦詩讀書泊然無營方笑世之專意於一衣一食一旦得志鄉之所尤今之所歆甚乃大背其初志而不之恤恭人沖粹之質歷七十六年如一日是足以傳矣子四宜福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宜耀廩貢生爲夫弟繩咸嗣宜祿殤宜禊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女一適候選典史蘇聯蕚孫四初試舉人鑲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初藹初譽幼初訂爲宜耀嗣孫女四曾孫一祖培幼曾孫女一銘曰

居貧而恬居貴而謙成夫之廉爲婦則孝爲母則教

躬覩厥效天昌巫氏乃錫女士以祜孫子蘭生而芳
玉以虹光曷藏弗彰載銘載鐫敬姜之賢毋專於前

郭大理遺稿卷四終